



列傳第十五

南史二十五

李

延壽

王懿

到彦之

孫撫

撫子沆

沆從兄溉

垣護之

弟子崇祖

崇祖從兄崇祖

張興世

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懿七

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

沈審有意略重丁母其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

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

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

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
小兒去須由後乘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逗
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隨
後得濟與叡相及度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
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衣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
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
弟名犯晉宣二帝諱故皆以字行叡字元德北土重同
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
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
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

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
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
宋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 共謀謂

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
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誅仲
德竄走會義軍剋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
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
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為前
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眾議並欲遷都仲
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

震六合祚寇豕突恃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
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
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
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
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
將軍劉 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
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
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摠衆軍進據潼關長
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
爲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梟師經載士有歸心

故當以建鄴爲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
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
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亮三州平定三軍
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倘必墮其計諸
軍進屯靈昌魏軍於麥粟津度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彥之
聞二城並以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旣敗虎牢無以自
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
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泐濟
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
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爲徐州刺史

南史列傳十五
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循嗣為家僅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為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為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末明年中歷書真亮益四州刺史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陵臨川武烈王道規尅桓弘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狼山縣子為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江陵以彥之為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為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為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

南史列傳十五
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
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
之等欲即以彥之為雍州上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
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揚口
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
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於彭
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
敗走江陵平因監荊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
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
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

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
濬自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
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
杜驥守金墉十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
冲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冰將合糧食又罄彥之
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
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為空文帝遣檀道
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以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奔軍伏
誅明年夏起為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戶
邑謚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

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
郎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撫

撫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撫功臣之
後自長兼左戶郎中擢為太子洗馬撫資藉豪富厚自奉
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音樂窮上品才調
流贍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撫頗
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撫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
尚方奪封與弟音稱由是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實讓
封還撫朝議許之弟遁元徽中為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
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遁

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壺叩其家門須臾而滅
明日而遁死問至撫懼詣齊高帝謝即板撫武帝中軍諮
議參軍建元初國除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
帝與撫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撫得早青瓜與上對
剖食之上又數游撫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宋明元
年為御史中丞車駕幸丹楊郡宴飲撫持舊酒後狎侮同
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荆其俗鄙復謂庾綽曰斷髮文身
其風陋至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
先為國常侍轉負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為故以此
嘲之王敬則執槓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

自劫不之為左丞庾杲之所糾以贖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收帶彭城郡撫問訖不脩部下敬為有司舉免官後為五丘尚書廬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沈嗣

沈字茂瀼幼聰敏五歲時父撫於屏風抄古詩沈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監初為征虜主簿東宮建以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詔沈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群臣賦詩獨詔沈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沈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為侍郎以沈為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

選沈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相代為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沈為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詔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

溉字茂灌撫弟子也少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

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攜

溉洽二人廣為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

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

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

劉瑯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

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

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
太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
徑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漑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為建
康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
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漑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
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還為太子中舍人漑長八
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鬢舉動風華善於應荅上用為通
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為會稽太
守以漑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勅繹曰到漑非直為
行事足為汝師漑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

之於是密敬事焉漑母憂居喪盡禮所製廬開方四尺毀
瘠過人服闕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
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漑輒
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漑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曰方
貴寵人皆下之漑許之如初漑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
世以為譏云後省門鷄尾被震漑左遷光祿 天所莅以
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
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為
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
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八尚書左丞賀瑛又請加置

南史列傳十五
八
博士一人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碁從夕達旦或復失
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
以爲笑樂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礪石長一丈六
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
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
帝大咲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
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溉弈碁入第六品常與
朱异韋黯於御坐校碁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
詔以金紫元祿大夫散騎常侍就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
爲世射人爲之恨溉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

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溉
家世所立溉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
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性
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門可
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里 曰極歡而
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
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家窆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
約儉孫姪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
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多事遂無贈
謚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鏡字圓照初在 其母夢懷

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為詩婉有辭況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漑卒鏡子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漑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漑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漑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漑弟洽

洽字茂泌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為外氏洽年十八為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亦盛

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為吏部欲薦之洽觀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漑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待詔立遲曰到洽如何沈漑遲曰正情過於沈文章不減漑加此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為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沈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未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勅使抄甲部書為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為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為侍

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三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勅撰太
學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
時帝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為勁
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
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
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為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
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
相別也出為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理子洽美容質善言
江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子
仲舉

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為長城令政號
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
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有結帝又
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
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仲舉為郡丞與顏
川庾持俱為文帝賓客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夫嘉
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丹楊
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
長選舉引用皆出自素樞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
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

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藥及帝崩宣帝受遺為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舉為貞毅將屯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帝甥獲免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也族姓豪強石季龍時自略陽徙鄴祖敞仕苻氏為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為尚書苗為京兆太守宋武帝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為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為員外散騎常侍苗也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初為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去玄謨水軍大艘

連以鐵鑠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鑠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行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麋溝城還為江夏王義恭驃騎大將軍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年文帝崩還宅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為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三兄兖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謀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下魯義宣率大衆至泗水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求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之將龐法起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合軍備之已平

陵至尋陽而還遷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大明二年徵為右衛將軍還於道聞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帑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莅多聚斂賄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為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謚壯侯崇祖字敬遠一字僧賢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弒逆嗣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逕往斫之殺其僕於

林因與東南奔時孝武已即位以為積射將軍梁山之役
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護
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
尋又率門宗據朐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為北琅邪
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朐
山既受都督祇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
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
明帝尤所忌疾徵為黃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
是其身親參豫密謀元徽末高帝懼禍令崇祖入魏崇祖
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勸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蒼

梧廢石崇祖還都及齊高帝新踐阼恐魏致討以送劉昶
為辭以為軍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為捍徙為豫州刺
史蓋豫司二州諸軍事封莒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
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
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
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
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宗祖著白紗帽肩
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
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
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

韓白全真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
給軍儀乃啓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
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
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
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云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
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果夷搖下蔡城崇祖大破
之武帝即位為五兵尚書領統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
武帝在東宮崇祖不自附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
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
今日後官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使召崇祖

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為不盡誠心銜
之永明元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構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
至者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為殯時人以比
樂布恭叔譙國人崇祖為豫州聞其才義辟為主簿兼掌
書翰高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啓咨嗟良久
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柳元景中
興元勳劉劭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甚有義理事
雖不從優詔見答後為竟陵令憲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
如燭成以善政所致

榮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

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
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
羊乎宋孝建中為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
為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
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
敗矣明帝初即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
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
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
攻圍取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
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

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
祖被拘不得還因為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
稱家屬南奔胸山齊高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保持之
及宋明帝崩高帝書送榮祖請僕射褚彥回除東海太守
彥回謂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西樓
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
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狂恒欲
危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
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
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

者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扣門欲害帝帝嘗以書
案下安鼻爲楯以鐵爲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
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
尋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勲
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爲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
形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後拜兗州
刺史初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啓稱子響爲逆榮祖曰此
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瓜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
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爲知言九年
卒從弟歷生亦爲驍將位太子右率性苛暴與始安王遙

光同反伏誅

閔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貞外常侍閔爲宋孝武帝
南中郎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爲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閔
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
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閔還至南州
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爲富人明帝初以爲刺史北破
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爲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
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閔至都詣廷尉
自陳先詔獄官留閔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
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閔被賧刺史歷度支尚

書衛尉齊高帝輔政使褚彥回為子晃求閔女閔辭
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即以晃婚王僧虔
豫章王疑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書事
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字也及高帝即位以有誠心封
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愷伯襲爵愷伯
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為武帝所重以為直閔將軍與王
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
和為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
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啓之又輒遣蕭寅八愷伯為
伯亦別遣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在 四之齊明帝輔

北不欲再交和乃救愷伯解郡還為寅軍所躡東

內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為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

奉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

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有垣閔為交州閔弟

閔又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 閔之子也雅

有學行當今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楷惆悵良久曇

深妻鄭氏字獻英榮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

到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

無敢望其門者 一私裝了乃告楷來還楷大驚曰去

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鞠魂不反而

其孤藐幼妻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
指嗆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聞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
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
方州里死之入其與立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康
相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千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讓與兄
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
曰開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
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為興世少
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代蠻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中郎參
軍督護從入討元凶及南郡士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

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
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
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 紙札南賊
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
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運艱
制勝之奇沈攸之具喜並替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
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
不為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地
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

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
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
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
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表頴愠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
活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為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
旬當平無為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竭其糧道
衆漸飢劉胡棄軍走表頴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
江陵遷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軍
疾徙光州入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
二千里

洲嶼興世初生當其月前水中一巨忽生

年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
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
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
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
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
世減撤而行子欣泰

欣泰字義其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
部尚書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荅曰性怯畏
力牽弓彥回甚異之歷諸王府佐宋元徽中興世
雍州還資見錢二千萬蒼梧王旨領人劫之一夜五

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爲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
待之齊建元初爲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款遇及
位以爲直閣將軍後爲武陵內史坐贓私殺人被糾見
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
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
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駕出新林敕欣泰
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
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
除正員郎出爲鎮軍南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
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

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連歲行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
宣示禍福可不戰而禽也諧之不從進江津尹略等見殺
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
深相愛重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啓之武帝
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
雉恣情開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即位爲領軍長史
遷詔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去一條言宜毀廢塔寺
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春帝幸鍾山會高人求輸馬五百疋
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高人求輸馬五百疋
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

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以欣泰爲雍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僧秀直閣將軍鴻選舍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坐斫元嗣頭墜果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踰墻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暉，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翼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旣而法珍得返，處分關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瓦屋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三十六。

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關公之

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
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為優矣坦氏宋齊之際世著武
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為痛哉
與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徒然也

列傳第十五

南史二十五

列傳第十六

南史二十六

字

延壽

表

弟豹

弟淑

淑兄子顛

馬仙理

弟君正

君正子樞

表士深陳郡陽夏人也仕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邪

內史並知名湛少與弟豹並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其

兄子玄女妻湛宋武帝起兵以為鎮軍諮議軍以從征

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右僕射武帝北

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拜授武帝帝

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栢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

帝諸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紉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紉有愧色十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文帝即位以后父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戶子淳淳子植並早卒

湛弟豹字士蔚好學博聞善談雅浴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為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等官詔並

贈論後為丹陽尹太尉長史義熙九年卒官以參伐

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淑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不為章句學文采滿豔從橫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為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疎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為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

足以當之出為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
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荅曰朝廷遣下官本
以光公府望也還為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至瓜步文帝
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其言甚誕淑喜誇每為時人
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為使
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
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
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
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
望相與戮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

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
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剋不淑曰居不疑之
地何患不剋但既剋之後為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
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
裙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為一段又中裂之分斌與淑及
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
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
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
化門外槐樹下劭即位追贈太常孝武即位贈侍中太尉
謚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上天興四家

南史列傳十六
長給稟淑文集傳於世諸子並早卒兄洵兵郡太守謚曰
貞洵子顓

顓字國章初為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
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廢有
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
言之顓益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顓亦
厲色而一丞徐羨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以沈
慶之才用不日論頗相嗤毀顓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
堪當重任由是發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
誅羣公欲引進顓人朝政遷為吏部尚書封新塗縣子

俄而意趣乖異寵往頓衰始今顓與沈慶之徐羨參知選
事尋復反以為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
數日不被命顓慮禍求出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休
仁不行即以顓為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顓曷蒸
興宗謂曰襄陽至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
今日之行本願生出虜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
徵當脩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曰
今知免矣與鄧琬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顓與琬
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使劉昺繕脩兵械
會明帝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遣荊州典筆石宰乘驛還

江陵道由襄陽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
 帝顓子秘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為彼臣以臣伐君於義
 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
 奉勦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
 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顓本無將略在軍中未嘗
 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
 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
 軍未至軍士墮乏就顓稱襄陽之資顓答曰都下兩宅未
 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言都下米貴斗至
 數百以為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得之明帝使

魏書曰生徐碩奉事詔誓顓曰卿未經為臣今追蹤實融
 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顓顓去夜方知大怒罵曰今
 年為小子所誤呼取飛鸞謂其眾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
 遁走至鵲頭與戩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
 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顓顧伯珍曰我舉八州
 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
 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
 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求聞言乃斬顓首詣錢溪馬軍
 主襄陽俞湛之降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為己功明帝
 忿顓違叛流尸於江弟子豕收瘞於石頭後岡後廢帝即

位方得改葬顛子戩昂戩為黃門侍郎戩益城尋陽敗伏誅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之名
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琅邪王
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
有清才隨伯父洵為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
顛出游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
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欲與顛婚顛父洵
曰顛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
行見知宋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
孝建元年文帝諱曰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

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
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大
明元年復為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
陰人丁承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為左衛將軍
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
臨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擣捕愍孫勸師
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
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
不逢朕真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
下帟愍孫色不變沈柳並起謝久之得釋出為海陵太守

廢帝即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曾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
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
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明帝
泰初元年為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
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
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虛安神清映性孝履順
棲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踈嬾無所營尚
然九流百代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
或之家貧嘗仕於其子也混其聲迹悔其心用帝門嘗查
三選不錄楊子哀淚嚴印小真不是過也脩道

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
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
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
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以其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
酌水飲之飲畢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
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為人孝武時
求改名粲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為粲字景倩其外孫
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諱反語袁愍為殞門帝意惡之乃令
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
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

令又領丹陽君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
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
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
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
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歷白楊郊野間道遇一
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
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
雖中守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年為尚書令初粲忤於
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墼叩頭流血墼碎傷目自此後粲
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置寢夢見

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家將為國家器不患沈
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嘗重恒懼傾滅
乃以告之粲故自墼損明帝臨崩粲與褚彥回劉劭並受
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
人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
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為
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
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
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
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

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
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
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命加符中進爵為侯又不
受時粲與齊高帝褚彥回劉彥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
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
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閑居高卧一無所接
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
中如故齊高帝既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
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
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荅又給

油給通憶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
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劉彥節宋氏宗室前湘
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
皆與粲結諸將帥黃回任俠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下
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齊
高帝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表達以為不宜示異同
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
齊高帝入屯朝堂彥節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
卜伯興為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剋日謀矯太
后令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彥

節侯伯等並赴石頭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搃禁兵王蘊聞彥節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蘊謂粲一奴乃便散走齊高帝以報敬則敬則誅韞并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彥節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彥節與兒踰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人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墮涕粲曰我不發患臣汝

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舩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既父子俱殞左右分散任侯伯等其夜並自新亭赴石頭其後皆誅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柰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甕狗

戲如平常經年餘闕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
噬殺之少時妻皆以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齊永明元
年武帝召曰袁粲劉彥節並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
景和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
宜霑優隆於是並命改葬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
劉彥節等宣密謀至是齊高帝問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
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
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
帝曰彼各爲其主遂赦焉用爲省事歷朝所賞梁豫章王
直新出閣中旨用嗣祖爲師

彖字緯才顓弟顓之子也顓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
武陵內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
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顓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慰先基
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顓見誅宋明帝投口江中不許斂葬
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
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顓從叔
司徒粲祖勇征西將軍粲與宗並器之仕宋爲齊高帝太
傅相國主簿秘書丞仕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入以
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
陵王諮議時南江陵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

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為官司所檢蔣之列家
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
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啓州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豕
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風
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
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踈網蔣之心迹同符古
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為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
中庶子出為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豕性剛固以微言忤
武帝又薄王晏為人晏請交不荅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
子翦爪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

問所以晏曰表豕為臣說之上心 然良久豕到郡坐過用
祿錢免官付東冶豕妹為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
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一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
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
曰特為見赦之既而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
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
豕與語曰 釋之後為侍中豕充腴異衆每從射雉郊野
數人推扶不能徒步幼而豕 豕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
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謚靖子豕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
曾孫也父景雋宋世為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

不聽音樂布衣蔬食人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比晉之王哀顏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弟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太子洗馬千時何澗亦稱才子為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郭之諫曰夫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及下當降意簫韶柰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顓之子也顓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顓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免會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勤學至元

徽中聽還時年五初顓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顓名以為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為孝感葬訖更制服廬于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臂之昂容質脩偉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為丹楊尹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里後為衛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

孤為家所養乃制菴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以喻之曰
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
總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
承藐藐冲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
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
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
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
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後為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言昔馬
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
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

菴齋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性慟絕
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
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
紙哽咽言不識次後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
廣州多納賅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家當時號為正直初
昂為洗馬明帝為領軍欽昂風素頻降駕焉及踐阼奏事
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卿有美名親經相詣昂荅曰陛下
在田之日遂蒙三顧草廬帝其悅尋出為豫章內史丁所
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
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

起爲吳興太守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
拒境帝手書喻之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
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
旣未喻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
日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億兆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
重驅掃除京邑屠潰之期當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
入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
范岫申言又薦誠款各率所守仍爲犄角而足下欲以區
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
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去就之

宜幸加詳擇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
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迭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
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
多虞見使安尉省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
敢後至者正以自以侯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
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萬默寧沮衆帥之威幸藉
將軍含弘之大可以侍從容以禮竊以一殮微施尚復投殞
况食人之祿而頌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
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
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

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日昂亦不請降。開門微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大監二年以為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啓謝曰。恩隆絕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焰灰非喻。莫枯未擬。搢衣聚足。顛須不勝。臣徧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洞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互。碎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主之日。是以塗山如會。致防風之誅。鄴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唯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歷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固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

其時也。負罪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徇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言六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儉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恩。保境遂失。師消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徇衆。誰曰不然。幸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以與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瞻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帝荅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出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

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
不妄有名十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時僕射徐
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孟昂
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山出五六人始至齋閣昂
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主妃母便是主大家
今令問訊御勉聞大驚求上方知昂為貴昂在朝嘗言世
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皇太子昂獨表言宜
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孫雖不見曰擅聲朝野自是告老
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雅有人膽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
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年八十詔即日舉哀

初昂臨終遺囑

論敕明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

誌凡有所須悉比

因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

官序不失等倫衣

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

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聞於前覺無誠於聖朝不識天命

甘貽顯戮幸遇殊恩待全門戶自念負罪私門階榮望絕

保存性命以為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

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足

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

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聖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遠之

恩脫有贈官慎勿祗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謚曰穆正

公有集二十卷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琕者亦以義烈稱
 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
 敢聞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仕齊位豫州刺
 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設酒乃
 門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
 之懷遠號泣軍中為請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琕猶
 守軍建康城平仙琕舉哀謂眾曰我受人任寄
 眾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親
 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
 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

日諸君俱
 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帝使待
 以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
 敢使斷運苟自嫌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
 復為用帝咲而美之俄而母卒帝知其貧賻給
 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全
 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琕
 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
 丈夫為時 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
 可論為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含淮

伯遷司州刺史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旱生使以
瓠來降武帝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閣將士武會超馬廣
齊昇為援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普兒助守懸瓠魏
中山王英攻懸瓠執齊苟兒進禽馬廣送洛陽仙琕不能
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為雲
騎將軍十年胸山人殺琅邪太守劉晰以城降魏詔假仙
琕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琕累戰
破走之進爵為侯遷豫州刺史加都督仙琕自為將及居
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
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

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焉

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軍諡曰剛初仙琕幼為

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云子巖夫嗣

子君正字世忠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

其人勸令暫卧荅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歷位太子庶

口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早得時譽為豫章內

仙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

中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命君正以所

自襦與之車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

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
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
人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已以戍兵自外
擊之君正不能決吳人陸映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
之迎賊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賊掠奪其財
物子女因是感泣卒子樞

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資產
充積而樞獨處率素儉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游榮利之
懷淡如也侯景之亂樞往具郡省父疾丁父憂時四方擾
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建康衣

爭往造請樞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中歷吏部尚書
吳興郡太守陳永定中徵為侍中掌選遷都官尚書掌選
如故樞博學明悉舊章初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
留太守錢歲生子岳主及岳並卒于梁時武帝受命唯王
追封至是將身尚書請議加歲駙馬都尉并贈岳官樞議
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
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
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
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為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
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為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

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卷而致明所以假駙馬之位乃
示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
加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祚而主已亡
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
王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
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為當天嘉三年為吏部
書領丹楊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令葬訖停宅視郡事
闕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
此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
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曰簡懿有集十卷

行於世第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
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出
意表同輩或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仁子正言章句詔
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溉
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
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奉
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入
室授以麈尾令宣旨義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謂曰二賢
雖窮與曠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乃遽起義端深極理

與往復數番酬對敏弘正謂安曰恣卿所問勿以音
乏時觀者重省憲神色曰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點
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表吳郡此郎已堪見
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弘正曰
為兒買第邪學一術之及憲試爭起劇難
何如流到漑顧思曰表君正其有後矣

漑祖也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

解義生於風神登司去賢子遠矣尋舉

高南沙公主即簡文帝女也大同元

年舍人侯景逆憲東之吳郡尋

毀過禮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
令王勳謂憲曰卿何矯眾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
衛尉趙知禮曰表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
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
嘉初乃還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章王叔
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
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
即伺閑為帝言之所申理甚眾嘗陪宴承香閣賓退後宣
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表家
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

改授南康內史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解任
帝曰諸人上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
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為左僕
射至是憲為右僕射臺省目樞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朝
廷榮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與
一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
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
復後事之委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
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
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

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
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
書蔡徵順曰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
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為吳興王後
主知憲有規諫之事答曰袁德章嘗督餉臣即日詔為尚
書僕射禎明二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
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及燕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
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栢後凋也非唯
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游匿憲正色曰北
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依梁武

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
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
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員州刺史開皇十
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
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業君正
弟徽

敬字子恭純素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仕梁位太子
中舍人魏尅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帝受禪敬在廣州依歐
陽顛顛率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不從宣帝即位
遣章昭達討紇紇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為太子

中庶子歷左戶都官三尚書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祿
大夫加特進至德二年卒謚靖德子子元友嗣敬弟泌

泌字文洋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脩謹仕梁歷諸王
府佐侯景之亂泌見君正為吳郡太守梁簡文帝在東宮
板泌為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
所領赴援城陷依鄒陽嗣王範範卒泌降景景平王僧辯
表泌為富春太守無丹陽尹貞陽侯明僭位以為侍中使
於齊陳武帝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王琳所及莊
稱尊號以泌為侍中丞相長史琳敗衆皆散唯泌輕舟逃
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然後拜辭歸陳請罪

文帝深義之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聘周及宣帝入
輔以泌為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
朝廷素無功績願自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謚其子
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據洪
圖而輕天下恡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誥投
軀徇主罕遇其人觀夫宋齊以還表門世蹈忠義固知風
霜之槩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顯雖
末路披猖原心有本豕之出處所蹈實熱家風祭執履之
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

節既被旌於晉世祭之廟固亦改葬於齊朝其激厲之方
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
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悌心高已既而
抗言儲嗣志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殞自初及末無虧
風範從微至著皆為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
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良
可稱云敬泌立履之地亦不為替矣

列傳第十六

南史二十六

